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4

BUNKYUDO
12 JAN 1952

BT5341 7910

七
四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附錄

宋史本傳

後學桂林陳弘謀輯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
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
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
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
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
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
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
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



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
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
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
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
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
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
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
光按視光請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眾則糴
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
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
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

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
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
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
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
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
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
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
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
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
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
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

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

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廷頗姑息胥史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為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

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
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
后同表蓋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
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
上疏曰昔章憲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
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
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
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

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
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
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具以手囊爲案旣上與
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
請與俱貶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
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
明年夏人犯邊殺掠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
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
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戒
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
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

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及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二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偽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

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閒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

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
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
臣哉宜黜之以勵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
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
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
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
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
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
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
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
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
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
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嘗患歷
史繁人主不能過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
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
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邸直省官西人為閣門祇候
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
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
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

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
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
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
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
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
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
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
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虜所置匈
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

帝此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荅詞以示
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
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
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
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
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
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
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
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
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

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
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
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
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
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
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
光光曰布法象魏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
則誅之不自變也吳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
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

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
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
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
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
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
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
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
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
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
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

傳家集附錄
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疏論卧家求退

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

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竒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三路獨

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克傳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

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邀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

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

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鑿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子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糶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

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

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羣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水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為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

為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待之則不為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為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

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充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端人正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

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歡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憇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

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司馬文正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克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歿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

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

之及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脩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

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
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
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有能
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糴自
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
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
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
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
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
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
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

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摩
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白雲院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
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
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
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
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
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
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
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
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

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

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

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
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
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
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
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泰稱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
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
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
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事固辭不就職明
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
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

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
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名不俟駕而行使者受
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
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
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
坦爲充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
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
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
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
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
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

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兒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書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覓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置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

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表盜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

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

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

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
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
閒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
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至崩潰縣官知其
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返南畝強者
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
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
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
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
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
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

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
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
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
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
以公手橐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傅堯
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
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
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王使者訴於朝公
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
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

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
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
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
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
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
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
往返若輕以矢及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
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
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推公為翰林
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
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
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
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
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
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
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
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即繼之言宰相不押
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
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願俟宰相
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
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
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脩心之要

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閣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

以待之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
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
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
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
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
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
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
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
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
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耶自宰相文彥博
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

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
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
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
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
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
此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
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
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
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
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
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
不足非當今之亟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
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
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
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
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
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

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
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
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
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
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
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隄利害
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
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
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
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
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

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先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

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

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誥誥何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

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不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斛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其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之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

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
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
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
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
出上曰卿得毋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
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
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
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
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
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
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

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
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
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
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
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
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
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
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
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
兵調民為乾糧皴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

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
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
不急乾糧餼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使令臣皆
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
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
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
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
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
者宜先罷之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
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
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槩親書緘封置卧内且
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
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宮制行改太中夫
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
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
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
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
歸怨先帝宜降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
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蒼陰有所
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

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
 取虛譽若此者必罰毋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
 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
 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
 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觔
 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
 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
 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詢者止
 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
 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
 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

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
 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
 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
 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
 絕人之姿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
 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
 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
 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
 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
 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

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

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

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
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
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
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
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
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使用兵為
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
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
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
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急刻天
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

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
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
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
閒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
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
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
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
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
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
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

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
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
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
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
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
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
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
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
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
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

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
不非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
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
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
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
朝廷天下事也既歿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
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
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
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
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
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

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一卷大學中庸
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補傳一卷河外諮目
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
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
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
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
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
者劉敞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
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
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者
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

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
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
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
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務
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
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
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
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
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
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

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司馬文正公神道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跡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應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閒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學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

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世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讐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跣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

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祀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崇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太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

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
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
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
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
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
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
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
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
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
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
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

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
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
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
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
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
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
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
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
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
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

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

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天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
不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於清廟神
考之功

司馬文正公墓誌銘

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公既沒其家得遺

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以上墓誌全文悉取蘇

狀惟刪去行狀所載公論交趾貢異獸蘇轍舉直言及

經畧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克媛董氏追贈非令

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遣使致

祭邊臣生事及言用宮邸者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外

皆行狀全文故不復錄獨錄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

范公所序而銘之之文云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

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

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

為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

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

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死者當作

銘公則為鎮傳矣鎮未及為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

為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元孫溫公前

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一心有從

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用自我神考命於西樞曰予耆

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欲使並存公退如避

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既克知之知而不以以遺聖子惟

我聖子協德神母人事盡矣天命順矣如川之迴如水
之開或蹈其機豈人也哉公亦不知曰是惟天二聖臨
我如山如淵公惟相之亦何所為惟天是因惟民是師
事既粗定公亦不留龍袞蟬冠歸於其邱公之在朝布
衣脫粟惟其為善惟日不足生既不有死亦何失四方
頌之豈惟茲石

蜀公所作初銘

錄存并錄蘇文忠公請易銘語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
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小年
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
壅乃於黎民誕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詢詢險詖儉猾

和雷同謂天不足威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
敢為誕慢不恭赫赫神宗洞察於中乃竄乃斥遠佞投
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中二聖繼承
謨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虚心至誠公
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
可觀日親萬幾勤勞百為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幾
月援溺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
曰賢不肖若別黑白者哲俊又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
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考載稽恐有脫句喪喜
良輔嗚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嶽可拔也公之意氣堅
可奪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嗚呼公兮

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哀哉
蘇文忠公當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
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附錄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